

赣榆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政协赣榆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86



目 录

一、古镇青口今昔·····	(1—50)
二、赣马镇·····	(51—81)
三、漫话沙河镇·····	(82—102)
四、苏鲁交界处的商业重镇——欢墩埠·····	(103—114)
五、海州湾的古港重镇——海头·····	(115—150)
六、城头镇·····	(151—175)
后记·····	(176)

古镇青口今昔

汪承恭

青口镇位于赣榆县东部，青口河下游。东部与南部，分别与“城东”、“宋庄”、“城南”三乡接壤；西部和北部，分别与“朱堵乡”、“赣马镇”相毗邻。现有城建区面积2.3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4502亩，总人口数33568人。青口河位于城建区南部，呈西北——东南流向，由镇西入境，穿过建新生产桥、青口大桥、青口漫水桥闸至东南庄东侧出境入海。城建区主、次干道全长6378米，大、小街巷66条。公路交通四通八达，水路经小码头可直入海。青口聚落形态大致呈方形。城区布局，紧凑集中，一条条新开的街道宽阔笔直，绿树成荫；一幢幢新建的楼房，别致新颖，错落成趣。城区建筑群分布在青口河岸和主要街道两旁。青口镇为县人民政府驻地，是我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历史沿革

古镇青口，历史悠久。但是，关于青口建置年代，旧志皆把上限断自明“万历”年间，认为：“明代以前，青口的情况已不可考”、“明代前期，当不见于官方文书”……

作出上述结论的根据是当地居民家谱。认为青口地区年代最早的家谱是《周氏宗谱》。该家谱记载：“明万历年间

迁赣邑安富乡（即青口）”。

按地方志、家谱始于宋、盛明、清。显然，作为证据，在时间上是有局限性的。赣榆县境内居民家谱多属明、清两代，目前为止，明以前的家谱还未有见闻。但是赣榆始建于秦则已有定论。况且，当时青口地区凡能编叙家谱的，多属“贸迁”来此经商的所谓“客帮”，这些富商巨贾并非当地土著，而是因为当时的青口各业已达到相当规模，认为，在此经商有利可图，才被吸引“来归”的。实际是在他们迁来之前，青口已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市镇了。

青口大王庙①建于明“天启”年间（公元1621年至1627年）。《光绪赣榆县志》载：“青口大王庙，明‘天启’间，里人王成业捐修”，私人出资建“大王庙”这样规模的庙观，可见资本之雄厚和当时商业之发达。请注意：“天启”与“万历”联接。

历史上青口境内曾有十四座。其中最古的庙是“古轮桥”畔的“古观音堂（俗称奶奶庙，故址即今印刷厂址）”。该庙建于何时已不可考。但建于明季的大王庙遭兵燹之前，其建筑完好无损，而与此同时，古观音已是颓垣废柱、断檐缺阶，残破不堪了，据传，该庙与赣榆旧城的“重光寺”同时建成。重光寺建于北宋“元祐”五年（公元1090年），距今已八百九十五年。

清“顺治”七年（公元1650年）正月，“榆园贼劫青口”，杀贺姓七十户。按当时青口有名的大户为周、黄、龙、蒋、宋、许、柏、谢、赵……贺姓并非出名大族。据此推测，青口当时户籍已十分可观。应该明确，“顺治”七年去明季“万历”仅三十年！

综上述，前志以当地居民谱谍为根据，认为青口历史断

限上起明“万历”年间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有一首叫做《横波亭》的七律，这首诗有一条小序：“为青口帅赋”，证明金末“正大”年间（公元1226—1234年），金将移刺粘合曾率军驻守青口，称“青口帅”。这首诗为青口提供一条珍贵的历史资料，它使青口有文字记载历史追溯金末，上推四百年（详见《横波亭考辩》）。

关于青口名称来历及含义，有两种说法。一说，因地处海口，居县境东隅，东方属木，木色青，故名青口（此说过于牵强）；一说青口在历史上“曾属青州管辖”，取“青州海口”之意。（以此说为是者多）。

青口属历史上哪一个青州呢？

最早的青州为古九州之一。《书禹贡》：“海、岱唯青州”。它的辖境在渤海以西，泰山以东，包括今山东省东部及半岛地区，离我们这儿很远。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的青州，辖境大致如前，但其南界“安丘”，距我们四百里。明、清的青州府，南界五莲，距我们三百里。至于东晋侨置于“广陵”（今扬州西）的青州，与我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南朝刘宋明帝“泰始”三年失淮北四州。第二年，青、冀二州合“侨置”②于郁州（今连云港云台地区）。《光绪赣榆县志》载：“明帝‘泰始’三年，既失淮北，乃侨置青、冀州治赣榆之县”。可证青口在历史上曾属南朝刘宋侨置青州管辖，从而证明青口之得名是在南北朝刘宋“泰始”年间（公元466—471），距今已一千四百年。

注：①大王庙于1941年为日寇焚毁。

②《资治通鉴》：“宋明帝失淮北，侨立青、冀二州治郁州”。

疆 域 沿 革

据考证，金代的青口，东濒海州湾，海岸在今青口园艺场西侧。南界艾塘湖，在今城南乡张城子村附近。当时还没有青口河。青口中心地理位置，据说在今城南乡王楼附近。但具体疆界已不可考。

明代前期，县有四乡。青口为“安富乡”首邑。据考，“安富乡”东至黄海，南与海州接壤，西部和北部，分别与当时的殷庄、大朱尹毗邻。当时，青口河已开始形成，青口河大量泥沙淤积，使海岸逐渐向东伸延。青口河东面的王家庄，当时叫“王家滩”。“王家滩”东侧应是当时的海岸，即青口东界。

清“咸丰”十一年，青口城——“和安圩”建城。

“和安圩”地形平面图为西北大、东南小的椭圆，周长为4900米。《光绪志》载：“和安圩，九百八十丈（按：一丈=十五市尺）”。

“宣统”年间，县有六市二乡。青口、小沙河、仙丘三镇，合为青口市”。

民初，“县之区域一如清制”（《光绪志附编》）。

民国十六年，县行政区划分八个区，青口为第二区。青口辖七镇，圩里四镇：互助镇、隆嘉镇、太平镇和集商镇。东郊为观海镇，南郊为河南镇，西郊为菜市镇。总面积约二平方公里。这个区划直到解放前夕，没有多大变动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寇投降，青口同时解放。当时青口称“城关区”。“城关区”东至黄海，南与三洋区接壤，西与北分别与“清河区”、“兴海区”相毗邻。

一九四七年，县分十二区，青口仍称“城关区”。根据

《一九四七年竹庭县战粮情报图》，其辖境略小于前。

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，五九年与城东公社合并，称“青口人民公社”，疆域范围辖两公社全境。六一年底与城东分开，仍称“青口人民公社”，辖境与合并前同。直到现在，无大更改。

商 业

青口是赣榆县的经济中心。在历史上，青口镇是苏北、鲁中南有名商业集散地。

《嘉庆海州志》载：“（赣榆）镇三十……青口殷富。山东、山西、江南诸贾贸迁于此，海沭士民所需食货取给焉”。

赣榆《续志》载：“道光以来……吴、越、燕、齐之海舶，麇集于青口”。

《光绪赣榆县志》载：青口镇，县焉奕殷阜胜处也。阊阖扑地，尘霁幕空，交衢杂五方之人，哄市嗅千钧之鲍，车来贿迁，盖无日无之”。

《安吴四种》（清嘉庆包世臣著）卷二十七载：“海州三属，集镇百数，商贩贸易，以青口镇为最大，海沭各镇所用布匹、纸张，皆由青口转贩”……

清末、民初，是青口商业鼎盛时期，当时，青口有商号二百四十多家（没有字号的一般商店没有统计在内）服务于商业的行业：如坊店、旅馆、糕果店、饭店等大约一百三十多家。单土产一项，其吞吐量就十分可观。据当时统计，年出口生、豆油约在二十万篓以上（每篓约200斤），豆饼

约十八万担，咸猪约五万头。高峰季节，青口日进生、豆油两千驮——一头牲口驮（tuó）两篓油为一驮（duò）——仅“周复兴”一家，日进油三百车（每车约四百斤）。民初编印的教科书记载：“……牛庄出口的油销及全国，青口出口的油仅次于牛庄”，有“北有牛庄，南有青口”说法（按“牛庄”即今辽宁省的营口）。当时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如果开一条自山东通往青口渠道，那么山东的油，就能源源不断地流进青口”。

青口商业的兴起，是有其特定历史、地理条件的。在历史上，青口交通，水陆两便，四通八达。最初，“青口”是镇东海口名称。这个海口，水深港阔。向南，“由秦山东出鹰游门，顺流扬帆，收浏河口，与苏州相通……”（《光绪志》）同时，华北沿海、东北沿海南去商船，也多数在青口停泊。“奉天、山东，南来北往船只，皆须经由鹰游门内洋，横过青口（《包世臣：青口议》）。”可见，“吴、越、燕、齐之海泊，皆麇集于青口”的说法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“青口”这个海口，最早是个渔港。秦山周围是近海渔场主要作业区。青口与秦山“一帆可至”，生产作业，较他处捷便得多。因此，海口附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渔民为主的“居民聚落”——这便是青口的早期聚落。

海州湾沿岸盐业生产已有悠久历史。根据镇北“盐仓城”、纪郚城等古遗址历史考证，早在春秋初期，这里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盐业生产。

明“嘉靖”年间设置的“兴庄场”是淮北五大盐场之一。“兴庄盐场”的“盐课司”（盐务衙门）曾设在青口。

《康熙赣榆县志》载：“兴庄岁办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引”（“岁办”是明代赋役名称。“引”是计量单位。明代有大

引、小引之分。大引四百斤，小引二百斤）。这就是说，国家每年向“兴庄场”征正税原盐约四千吨。据此推算，可见当时盐业生产规模。

“兴庄场”生产的原盐，多数要经由青口运出。因此，青口又是盐商集中地方。当时，相适应的商业、服务性行业，也必然地随之发展起来。——这便是青口商业的雏形。

元、明之交，“青口河”逐渐形成。青口河入海处与“青口”这个海口接通。由于青口河上游的沂蒙山脉带来大量泥沙在入海处淤积，乃使海岸不断向东伸延，“青口”这个海口与它附近的居民聚落也因之逐渐分离，这时，便出现两个“青口”：一指海口，一指居民聚落。清末、民初绘制的地图，皆明晰地标明两个“青口”。

根据当地居民谱谍记载，明“万历”以来，“贸迁”来此经商的外籍人，有山东、山西、安徽、浙江等省“客帮”。其中，周、黄、龙、许等姓徽籍盐商，都是这一时期迁来的。柏、谢、赵等姓，都是明代青口富商。

明“崇祯”年间，“获水汛把总苗天培驻防青口镇”，（《光绪赣榆县志》）证明明末青口已建镇治。商业规模已相当可观。

清兵入关，实行海禁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，名为“迁界”。沿海港口，严禁商船进出，名为“截海”。青口亦不例外。《光绪志》载：“顺治十四年，禁船入海，康熙二十一年禁开，五十七年复禁，雍正三年再开，七年复禁（不禁采捕，惟商船不得通行）”。

“乾隆”五年，利用本县倪长犀（康熙进士）学生，当时的江南制台张伯行的关系，才“题准”青口的黄豆出口浏河。满清“海禁”，使青口商业的发展，受到严重影响。

取消“海禁”，青口商业迅速发展起来。各商号竞相派人到苏州等地，设立“客庄”（相当于现在的商业办事处）。外籍商人，接踵而至。山西帮的油坊、当典、钱号，安徽帮的“行号”、酱园，江西人的药号，镇江人的丝烟店……都是这一时期兴办的。进出口商业，以生、豆油，豆饼、崇明布为大宗。山东沂、蒙、费县、临沂、郯城的饼、油、山货，泰安的麻，牛山、阿湖的粮食……源源不断地运来青口出售，然后购回洋货和南货。这就是常提到的，清代乾、嘉年间青口商业的繁荣。

但是，这种繁荣没有持续多久。“道光”末年，太平天国革命起，各地农民相率起义。战乱连年不休，地方武装乘机劫掠。青口“商贾星散，民不聊生”，（《光绪志》）。咸丰十年，捻军过境，王德胜带领团练、乡兵，以保护“号家”财产为名，把各行号货物集中起来，据为己有，致使不少商人破产。

太平天国革命失败，这一地区农民起义亦遭残酷镇压。至光绪年间，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出现暂时的、相对的稳定，青口商业再度繁荣起来。

上海开港，号家在苏州设立的“客庄”，逐渐转移到上海。外籍商人如浙江宁波，山东潍县、周村等地“客帮”，纷纷来此地经商。青口出现一些较大的号商和新的行业，如专营进出口商务的“船行”、“报票行”，有专门收购土特产的油行、饼行，专营洋货、南货的“件子货店”……此外如木材业、布业、渔业、百货业、酱园业以及钱庄、坊店都迅速地发展起来。这一时期，青口还出现一些外籍商人组织的同乡会（兼有同业工会性质）。有“宁波会馆”（即安隅公所）、“山西会馆”、“安徽会馆”等。用“交衢

杂五方之人，哄市嗅千钧之鲍”这句话概括当时青口商业概况，并非夸张。

辛亥革命后，海上不靖。海盗出没无常。商船被劫，往往人财两空，倾家荡产。青口进出口业曾一度陷于停滞。但是海上险阻，却使商业利润成倍增加。利之所在，商人不惜铤而走险，侥幸得手，“一本万利”，大发财源。“撑水篙子”出身的庄文彦，就是这一时期靠海上冒险而发迹的“典型”。

海匪劫掠，是青口商业一种严重威胁，于是，商家“醴资”装备了一支商船“护航武装”。用商会公积金购置炮船两艘，招募海上练勇一百五十人，又从新浦“海丰”面粉公司那里借来三门小炮。这在当时的东南沿海一带，的确是一支很象样的海上商业武装。自此，青口进出口商船，在南北数百里海面上，畅行无阻。《赣榆县续志附编》载：（青口）商家公议海防，推议董景睿醴资置炮船二，水手能军者百五十人，火器略备，商船出入，迎送为常。退防海口，出巡海面……”。

清末，民初至抗战前是青口商业鼎盛时期。当时，青口地区商号二百四十多家。单是商业“经纪人”就有二百多（不包括没有正式“行贴”的“土行主”）。下面是这一时期的青口商业概貌：

船行二十三家

“船行”经营性质，是代客买卖，收取“行用”。青口“船行”专门接待上海、青岛、宁波、盐城、威海等地“庄客”。把客户进口的洋货、南货经“商业经纪”转售给“件子货店”，再代客购进饼、油、山货等土产。当时，县境内沿海有大、小商船388艘（不包括外帮商船）。青口有名

的船户有“张聚兴”（拥有大、小商船十八艘），蒋平善堂（拥有商船四艘），程瑞林、庄文彦、孙东文、黄新友等，共有商船近四十艘。“船行”除“代客买卖”外，也自营进出口业务。“朱乾太”船行拥有资本五十万元（银元），包括自己商船“走载（zài）”年纯利润达二十余万元。

号家五十三家

“号家”是自己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行号，出口土产品，进口洋货。商业吞吐量相当大。青口商人崔彦章开的“恒吉大”，郑兰阶、宋汝庭合营的“严顺太”，宋楹祥开设的“仁盛”，黄韵松开设的“德聚乾”……各拥有资本十至廿万元。大“号家”在外埠皆设有“客庄”，主持“客庄”的叫“庄客”。“庄客”除洽谈商务，还负责采购。到浙江收购“扫把”，到福建收购木材……小商号则委托大商号的“庄客”兼办，叫做“代庄”。另有一些季节性的，小规模的经营进出口业务“商号”，没有统计在内。

油行二十五家

油行是收购生油、豆油的行栈。青口油行主要收购山东的临沂、费县、沂水、蒙阴、莒县等地出产的生、豆油。油客运油到行，由行家过秤按价付款，不收“行用”，只收一定比例的“学积”（办教育的经费）。商业全盛时期的旺季，青口日进油两千驮。油行收的油，有的自己运销，多数则经油业经纪议价卖给号家。

饼行三家

饼行专门收购本县自产的豆饼。收购量相当大。每年约收八十万片（每片五十斤）。收购的豆饼经经纪卖给号家。青口经营豆饼的三家是“相盛记”、“郑鼎太”和“张明记”。因为有利可图，当时的县知事王佐良在下口亦开设饼

行，叫“恒萃”年收入上万元。

报票行五家

报票行的业务是专为商船“配载”，代理客商办“报关”手续，收取手续费。如经手出口一篓油，收取二十五文钱的手续费。

酒行四家

青口四家酒行是酒经纪自己开设的。酒行收购本地自产的酒，也收购山东莒、沂、费、郯等地运来的酒。然后批售给店铺。当时，青口酒的消费量之大是惊人的一日消费量平均在四百篓左右。

件子货店六十一家

所谓“件子货店”，是一种成批购货，成件出售的商店。件子货店从“行号”那里成批购进洋货或南货，然后按件卖给外客。如糖按包，烧纸按块，扫（sào）把按捆……但不零售。当时青口有名的件子货店有“保兴”、“裕增”、“瑞兴恒”等。件子货店集中在当时的“二道街”一带。

鱼行二十四家

鱼行包括十八家“大鱼行”和六家“鲜鱼行”。“大鱼行”分布在东西两大鱼市，较大的鱼行有“余生太”、“万盛恒”、“张隆兴”等，资本皆在万元以上，并设有“鱼业公会”。鱼行货源除本县自产之外，威海、宁波、盐城、燕尾港、潮河、东台、连岛、坊上、庙湖、斗龙港以及山东的登莱、石岛等地，皆有“庄客”常驻青口。

“鲜鱼行”六家分布在“小鱼市”。“鲜鱼行”专门经营本口早晚两潮上来的鲜货，沿海渔民小筐、小篮的海货由行主以质论价，代客收付款，从中收取佣金。当时，青口的小鱼市全日经营，随时都能买到各种鲜货。

血料行六家

血料行收购猪血，零售给船户，作“血网”用。

木行五家

最早，木行经销上海、宁波客商从福建运到我县的木材，后来，销售量逐渐增大，青口出现“协聚”、“余生太”、“陈裕成”和“汪鸿太”四大木行。他们都有自己的堆栈。开始，“汪鸿太”资本微薄，仅河南岸有小木行一处。但其经营有方，陆续在青口四门外以及沙河、赣马、海头等地增设分行。自己用轮船到福建、广东采购原木，自购自销。其他三家无力竞争，先后倒闭。木行一业，遂由“汪鸿太”独家经营。

布庄、布店二十一家

山东潍县、周村和青岛的“客帮”，在青口设有“布庄”。青口人开设的布庄叫“同春”。零售布店有“梁松盛”、“余聚茂”和“兴利”等，他们还兼营京货，一般还零售絮棉（自己加工零售）。

布匹品类以崇明小布为大宗，多销往山东。另外，有些山东布商，不设铺面，而是背着包，摇着大鼓走街串巷。他们寄住客帮开设的布庄或布店里，不须纳税，较坐商灵活。

棉店两家

单独经营棉花，常年聘用技工，加工皮棉零售。

杂货店三十二家

杂货店以零售杂货为主，如酒、油、酱货、烟糖糕点等，糕点多是自己制造，资金不多，多系“连家店”。还有一些更小的杂货店，除经营上述货物，还零售粮食、蔬菜等。这类小店，面向贫苦市民。他们经营特点，突出在一个“零”字上。零售粮食最低限度为半“合”〔读（gē）四合

一升，十升一斗。半合约重0.37市斤〕，根据要求，半合粮食也可以要三个品种——如大、小米和少许绿豆。一个铜板（面值廿文）可买“三油”——酱油、虾油和麻油，一个“小板”（面值十文）可以买到放进少量韭花和麻油的辣椒酱。

酱园十三家

酱园生产酱油、香醋、虾油以及各种酱货。大的酱园拥有酱缸三百多口，一般的有五十——一百口。他们都有各自的零售店面，但主要批发。虾油、甜闷瓜为青口特产，名驰遐迹。

海货店四家

青口海货店多经营上等高味，如鱼翅、鱼皮、海参、鲍鱼、鳗柱、虾米、鱼子等。海味店还兼营海产品加工，如收购鲜虾加工虾米，腌制咸鱼等，至于“筛底”、“毛螃蟹”一类粗货，也批售小贩，运销山东的临沂、苍山一带。

猪行五家

猪行经营腌猪业务。秋、冬之交，收购生猪宰杀腌制，腌猪多为盐城“客帮”经营（因此，腌猪也叫“帮猪”）。青口当地号家也有自营出口的。“帮猪”远销上海，年出口量在五万头左右。

猪圈“（juàn）”五家

猪圈的业务是临时寄养生猪，收取饲养费。猪客收购大批生猪，寄养“圈”内，等待售主。买主是猪行和当地屠户，屠户买好生猪，在“圈”内宰杀后上市。

当时，正式登记的“肉案”是三十三家，青口猪肉消费量很大，年消费在一万头以上（不包括农民自养自宰的“临时肉案”）。

坊店六十家

青口的坊店，实际是“经纪行”，主要收入是“行用”。客人进店，果品、生米、银花、槐米、苘麻、板烟等货物，皆经店家过秤出售，收取“佣金”。另外，代客买货，还要收“回扣”，如一包海货“回扣”五斤。青口河南“魏国盛”、“苗义盛”、“张义盛”等三十九家坊店中，以“东元太”最有名，老板叫张佃吉，据说他进南门一次，就有“五只大宝”收入（约五十两银子）。因为成交额相当大。成交一批，总是数千包。

旅馆五家

青口的五家旅馆叫“赢台”、“青扬”、“青河”、“青新”和“长春”。各家皆有非常讲究的房间，有鸦片烟炕、赌场和称为“扬帮”的南方妓女。但收费昂贵，单房间日收费十至二十银元。

糕点店二十三家

青口有名的“糕点店”（称糖果店）有“勤昌”、“福顺”、“同利祥”、“裕和祥”。能生产粗细糕点近百种。其中“采糕”为青口特产，远近驰名，一直是供不应求。特别是春节期间，外地客商多提前来青口订货。采糕工艺水平很高。其薄如纸，切面采色的“山水”、“花卉”、“万字”、“八宝”等图案皆是“对丁”、“青红丝”、“五仁”、果脯等拼成的，十分精致，堪称茶点中珍品。另外，青口的绿豆糕、乌梅糕、交切、寸金、酥糖等，皆富有地方特色。

饭馆三十二家

当时青口包办筵席的馆子有五家。“聚乐园”饭庄包办的所谓“烧烤全席”光餐具就有一百零几件。青口烹调技术

水平很高。外省饭庄挂牌“苏北大菜”的菜谱里就有不少是青口名菜。以上为清末、民初青口商业概貌。

胶济铁路、陇海铁路的建成，青口经营的一些行业，遂逐渐为青岛、新浦所取代，青口商业日趋没落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伪在青口盘踞达六年零七个月之久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青口商业遭到历史上最严重摧残。

首先，日寇推行经济掠夺政策，一切物资皆由敌伪控制，实行所谓“配给供应制”。有利可图的行业，由敌伪独家经营。日产七十箱的“赣兴火柴厂”被日寇劫走，火柴则实行定量配给。“小林洋行”在青口设立“出張所”，专营油、饼、生米、黄豆以及铜元、猪鬃等土产收购，原有的一些同类行业，无力竞争而被挤垮。日寇还设立“粮谷组合”、“船舶组合”、“航运办事处”等机构，对商业进行全面控制和垄断。

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商业除营业税之外，还要交纳壮丁税、修路费、人头捐、雇工费等。十数种名目繁多的捐税。日伪军敲诈勒索无恶不作。伪县长王成凯与伪商会委员朱达五勾结起来，利用职权、经营出口商业，大发横财。日寇投降，这位号称“青皮少爷”朱达五，南逃时，已是拥有十万银元的富翁了。

伪币贬值，通货膨胀。有些商号往往一夜之间破产。至解放前夕，青口已百业凋敝疮痍满目了。

工 业、手 工 业

在历史上，青口工业规模与商业比较，是微乎其微的。